“风雅为性命，朋友为肺腑”

——纳兰性德与吴兆骞的友谊

王　尧

康熙二十年，公元1681年，在大清帝国的历史上可以算做值得“举国称贺”的一年：

雄踞台湾的郑成功的儿子郑经在这一年的正月里病死，群龙无首，遗孤郑克塽为部下拥立，袭延平王位。在新的政治形势下，清廷任命名将施琅为福建前线的总指挥，授与全权，力图乘势统一台湾。那就意味着台湾统一问题，经过长长的隧道，已经透出了亮光。①

十月里，征袭云南吴三桂叛乱集团的军事行动取得彻底的胜利。吴三桂死后继位的吴璠，在昆明兵败自杀，余党悉平②‘了却了康熙皇帝的一大心愿，他可以长长地舒一口气了。

但是就在军事上取得如此进展，政治上相应地取得成功的时刻，大皇帝的心情并不是那么舒畅，更不是踌躇满志。他正考虑着隐藏在平静水面下的一股“暗流”，知识分子问题是足以引起全国规模反抗行动的潜在危险，③于是，拒绝了阿谀谄媚的一批政客们上尊号的请求，下诏“举隐逸，旌节孝，恤孤独，罪非常赦不原者悉赦除之。”

就在这样的形势和气氛下，北京城里到处传播着一个令人兴奋的信息：“吴兆骞回来了！”这件事本身意味着一种新的政策开始了——。

谈到吴兆骞，不能不简单地介绍一下他的历史，及其蒙受的冤案，以及纳兰性德在这一事件中所起到的非凡作用：

《清史稿》列传二百七十一，有吴的简短小传：

“吴兆骞，字汉槎，顺治十四年举人，以科场蜚语逮系，遣戍宁古塔……居塞上二十年，侘傺不自聊，一发之于诗，已而友人顾贞观言于纳兰成德、徐乾学，为纳锾，遂于康熙二十年赦还，著《秋笳集》。”

这一段史文把许多悲惨的历史轻轻带过。事实上，那是在顺治十四年丁酉，即公元1657年，军事行动仍在继续中，江南一带的抵抗运动时起时伏，“扬州十日”，“嘉定三屠”，成为当时抗清斗争悲壮而光荣的历史，清廷深深感到，江南问题的症结是清朝政府与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矛盾。江南科场案给了顺治帝以整饬、收拾汉族知识分子的极好口实和机会。

知识分子本身有许多弱点，最大者乃为不团结，本来，每个人的品质、教养和教育传统各个不同，在关键时刻的表现又会有很大差异，很难让他们团结得磐石一般，历史的例子比比皆是，就以明清之际为例：夏完淳怎样跟钱谦益讲团结，史可法又怎能跟洪承畴相提并论？

问题是到了顺治十四年，知识分子间的矛盾又转化为新的形式，在科场上得到充分表演。清政府用开科取士的办法重新打开士大夫做官为宦的大门，欢迎汉族知识分子参加新政府的工作，这实在是争取汉族知识分子合作的重大决策，许多老知识分子在犹豫、徬徨、徘徊一阵之后，终于也有人出山应试了。年轻的一辈，顾忌较少，背上没有什么包袱，便以少年英俊登上了科第的光荣车。于是，在登第与落第、胜利与失败之间，在新老知识分子之间、在这一地区与那一地区名额多寡之间，在这一派系与那一派系之间，许许多多的矛盾汇在一起，形成一股愤懑之气，激荡于社会，流传于朝野，更有几位佻挞之徒把江南乡试写成

了揭帖（那就是匿名的大字报！），在京师广为张贴，其矛头直指江南科场考官的营私舞弊行为，考生的贿买关节举动；更有甚者，几位剧作家把它编成了活报剧——《钧天乐》《万金记》，还造出了“张千李万”的街头俗谚，一时，街谈巷议，满城风雨。于是，自然有人上达天听，皇帝老子龙颜震怒，一场惨绝人寰的知识分子的厄运降临在江南无辜的莘莘学子身上了。

首当其冲，北闱的那两位考官李振邺、张我朴（就是揭帖中指为贿卖功名而获得张千李万雅号的二位！）走上了断头台；南闱主考官方犹、钱开宗、同考官叶楚槐也都一一被绑赴刑场，处以极刑。举人周霖、张晋等十六人处绞！而且还“家产籍没、父母兄弟妻子流徙宁古塔！”⑤吴兆骞就是这批流放者之一。

吴兆骞幼有神童之目，少年时即显露头角，有江南延陵四凤之一之称。丁酉乡试中式，本是意中之事，但当他正兴高采烈的时候，祸从天降，皇上亲自查办这一科场大案，要中式举子到京，在太和殿复试。州府衙役押解，仓皇就道，以致蓬头跣足，衣不遮体。到了京城，在太和殿面试时，也是各由两名戈什哈（旗卒）手执铜棍把持，举子们吓得魂飞魄散，“抖索不能成篇。”吴兆骞那一年二十七岁，年轻气旺，在太和殿时情绪激忿，竟然交了白卷。其后果可以想见，被革去了举人，逮至刑部问罪，谪戍宁古塔，发与披甲人为奴。顺治十六年七月十一日抵达戍所，次年，其妻葛氏，自愿随夫服罪戍边。⑥从此，悠悠岁月，寂寞边荒，还有一顶“朝廷钦犯”的帽子戴在头上，其中苦情可想而知，其详情可读他的《秋笳集》。

到了康熙十五年，公元1676年，吴兆骞流落边关已经整整二十年了，他的挚友顾贞观把汉槎的悲苦境遇向纳兰性德作了介绍，写出了名传一时的《金缕曲》：

季子平安否？便归来生平万事，那堪回首。行路悠悠谁慰籍？母老家贫子幼。记不起从前杯酒。魑魅择人应见惯，料输他覆雨翻云手。冰与雪，周旋久。泪痕莫滴牛衣透。数天涯依然骨肉，几家能够？比似红颜多薄命，更不如今还有。只绝塞苦寒难受。廿载包胥承一诺，盼乌头马角终相救。置此扎，君怀袖。”

题注：寄吴汉槎，宁古塔，以词代书，丙辰冬，寓京师千佛寺冰雪中。

就是这一曲悲歌，拨动了这位相国公子，御前侍卫，纳兰性德诗人的心弦，“为泣下数行”。曰：“河梁生别之诗，山阳死友之传。得此而三。此事三千六百日中，当以身任之，不俟兄再嘱也。”梁汾曰：“人寿几何，请以五载为期”。“恳之太傅，亦见许。”⑦

我们因之可以读到纳兰性德的《金缕曲》（简梁汾）：“洒尽无端泪。莫因他、琼楼寂寞，误来人世。信道痴儿多厚福，谁遣偏生明慧。莫更著、浮名相累。仕宦何妨如断梗，只那将、声影供群吠。天欲问，且休矣。情深我自判憔悴。转丁宁，香怜易爇，玉怜轻碎，羡杀软红尘里客，一味醉生梦死。歌与客，任猜何意。绝塞生还吴季子，算眼前、此外皆闲事。知我者，梁汾耳。”⑧情意悱恻，看出纳兰性德已经下了决心，要“绝塞生还吴季子”，把其他一些眼前之事皆算闲篇！（后来，吴兆骞在康熙二十三年十月去世时，纳兰性德的祭文中又重申：“金缕一章，声与泣随。我誓返子，实由此词。”）这一诺言是实现了的。那是与本文开始提到的政治背景有关。“纳兰侍卫因与司农（徐乾学）司寇（徐文元）暨文恪相国（明珠）醵金以输少府佐匠作，遂得循例放归。”（见徐釚撰《吴汉槎墓志铭》）就是说，经过纳兰性德出面向他的父亲说情，要求援例释放吴兆骞。但吴兆骞是“钦犯”，大行皇帝虽已崩驾多年，但钦定重犯，今上康熙皇帝也不能轻易地与他摘掉帽子，只能用“纳鍰”赎罪的办法来解决，从戍地释回北京。吴兆骞回到北京后，馆于纳兰性德家中课其弟揆叙，不能参加社会和政治活动。又过了两年，吴兆骞病逝于北京。次年。纳兰性德也以寒疾终。

吴兆骞的弟弟兆宜，曾感慨地说过，纳兰性德是“王孙甲第、穷鸟入怀；公子华池、涸水出水。”与吴兆骞“生平素昧，激发初由一言；意气相孚，风期已堪千古”。这几句评语把纳兰性德任侠、豪迈的性格、怜贫爱才的感情和盘托出，跃然纸上。

在纳兰性德的一首拟古诗中宣称：

“我本落拓人，无为自拘束，倜傥寄天地，樊笼非所欲。”

韩菼在“神道碑”中也说他是：

“身在高门广厦，常有山泽鱼鸟之想。”

一位出身名门的贵胄公子，毫无纨绔习气，广交普通知识分子为友，（顾梁汾、姜西溟、陈维崧、梁药亭……）一昧追求人性中的美好感情，达到了泯灭民族、阶级畛域，破除了满汉之防，贵贱之差，浑然友好而天然的心灵境界。难怪当时对他的评价是：

“有誉皆邀赏，无才不受怜！”（陆肯堂语）

“黄金如土，惟义是赴。见才必怜，见贤必慕。生平至性，固结于君亲，举以待人，无事不真。”（梁药亭语）

“其于世味也甚淡，直视勋名如糟粕、势利为尘埃。其于道义也甚真，特以风雅为性命，朋友为肺腑！”（顾梁汾语）

在诗人逝世三百年之今日，检阅遗篇，顿生崇敬，用缀短文，籍表仰慕之忱云耳。

---

①蒋氏《东华录》卷十二：“（康熙二十年）七月，上以台湾贼众内乱，仍以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与将军总督等统舟师进取澎湖、台湾。”《清史稿》圣祖本纪一：“二十年辛酉，秋七月，己卯，以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，规取台湾。”

②蒋氏《东华录》卷十二：（康熙二十年）“（十一月）王师进围云南（实指昆明一引者注）于城东归化城列营西亘鸡关，贼复固抗拒，数月不下，赵良栋至，连破贼垒，夺土桥、新桥、至得胜桥，先薄城，诸军继之，贼不能抗，吴世璠自杀，诏戮其尸，传首京师。”

《清史稿》圣祖本纪一：“定远将军贝子彰泰、平南大将军都统赖塔、勇略将军总督赵良栋、绥远将军总督蔡毓荣疏报，王师于十月二十八日入云南城，吴世璠自杀，传首。吴三桂析骸，示中外。”

看来，十月二十八日是攻陷昆明城最可靠的消息。

③康熙二十年十二月，群臣上尊号，皇帝一道敕谕颇能说明他的心情：

“自逆贼倡乱，莠民响应，师旅疲于征调，闾阎敝于转输。加以水旱频仍，灾异叠见，此皆朕躬不德所致，赖宗社之灵，削平庶孽。方当登进贤良、与民休息，而乃侈然自足，为无谓之润色，能勿恧乎？其勿行！”

④这位作者就是尤侗（西堂）至于剧本为何能进呈御览的？那就要看这一批发难者的政治渠道了。请参看孟森：《明清史论著》：下册，“科场案”。

⑤蒋氏《东华录》顺治十四年十月条下，录有全文，下面还赘上一句：“给事中任克溥劾其贿买中式讯实故也。”其实，在《清史稿》世祖本纪二、顺治十四年正月戊午上谕中，已透露了消息：“制科取士，计吏荐贤，皆朝廷公典，臣子乃以市恩，甚无谓也，师生之称，必道德相成，授受有自，方足当之，岂可攀援权势，无端亲昵，考官所得，及荐举属吏，辄号门生，贿赂公行，径窦百出，钻营党附，相煽成风，朕欲大小臣子杜绝弊私，恪守职事，犯者论罪。”这一道谕旨已经为兴科场大狱做了理论上的准备。

⑥均见于吴兆骞之子吴桭臣所著《宁古塔纪略》，桭臣生于戍所，长于戍所，所见所闻均为目击身经。另据邓之诚《清诗纪事初编》卷三云：“吴伟业以与华亭彭师度、宜兴陈维崧共目为江左三凤凰，稍长为慎交社眉目，与同社章在兹、王发争操选政有隙。顺治十四年，罹科场之狱，遣戍宁古塔，章、王所告发也。”看来，邓当有所据。

⑦引文均见于顾梁汾的《弹指洞》下卷附载。

⑧《饮水词》页74，天风阁丛书、广东人民出版社，夏承焘主编，1984年1月新版。